

雷民傳
牛應貞傳
三夢記
柳毅傳
幻戲志
妙女傳
博異志
集異記



集

異

記

薛用弱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雷 民 傳（及其他七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二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集異記卷第一

河東薛用弱 撰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 琪 蕭穎士 韋 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焮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慾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眠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竒之，況室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闔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

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儼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壽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願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願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巧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願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囊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寶莊。囊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宵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檐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邊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述巖事。邑長卽令先窮二

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鬢髮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管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枚有拂鞭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冥于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僮妓卽置之赴食。隨置復紐。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諸夙尙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曠曠人俗深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即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賚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滄新宮宏宏崇軒軾軾雕玳盤礎鏤檀竦柴壁瓦鱗差瑤階叻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颺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竟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二

集翠裘

王維

王適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章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褻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歧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歧王。仍求庇借。歧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

聲忽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歧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歧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資琵琶。同至公主之第。歧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歧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歧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歧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歧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願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置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隱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香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詠。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速。懼犯禁。車中尙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尙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爲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爲田承嗣所廢。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卽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餲。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餲爲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旣夜。其瘡稍瘳。卽令如前縲縛。用力以按鉗。纔及臉。鏃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

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微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魘，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誼，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扇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闔閭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緹，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惘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即整千練，箕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嚮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灣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撻。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衰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伏。